

什麼形式逐漸達到與西醫合流成爲一個醫學。

目前大家所迫切要求知道的還是第一個問題，即中醫由個人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組織問題。這的確是個迫切問題。現在僅有的過渡的形式是聯合診所。聯合診所在城市發展由於醫生比較集中，問題不大；但在鄉間若組織聯合診所，則將在特有的分散狀況下的醫生集中起來，對於治療反不方便。那麼就停止在農村發展聯合診所對不對呢？也不對。這樣即等於因噎廢食。我們要知道，醫生是要爲生產服務的，他們應當隨着生產形式的改變而改變。在農村中，單幹戶集中的地區組織聯合診所是不恰當的；集體農莊的所在地，醫生們若不聯合起來，也是根本不行的。因此農村的醫生最好隨着生產組織的發展逐漸配合着組織起來，也不必斤斤於聯合診所形式。醫生本身很可以參加生產合作社或集體農莊，作爲聯合診所的形式也好，作爲社或莊的成員也好。這樣緊密配合生產組織的發展而發展，是比較切合實際的。

第二個問題，即中西醫合流的問題，目前雖不那樣迫切，但是它較前一問題更爲複雜而長期

的。原因是中西醫的合流在基本上一定要走向一個體系而不是兩個不同事物的聯合體系。這樣在各醫療機構中都要學習這種化爲一體的醫學，那時醫生們也就沒有中西之分了。這是一個美好的理想，但是如何達到？惟一的辦法是長期的學術交流。應該展開一個西醫學習中醫的運動，使每個西醫的醫務工作者對於祖國的醫學一定要有所研究，這樣才能迅速使中醫的學術提高；這樣的提高也就更有力的提高了中醫進修工作。這個工作的焦點在於突破西醫學習中醫的思想上的障礙。同時中醫除了不斷學習中醫學術外，要逐步更深入的學習西醫的學術，至少使其中許多人達到與西醫中的先進人物同樣的水平。這個工作的問題在於中醫進修要作長期打算，從最低級的進修達到最高級的進修。到了最高級的階段，中醫也就掌握了最先進的理論與技術，有足夠的能力將中醫學術提高到近代的水平。只有到這個時候中西醫之間的區別才會消滅。因此目前六個月或九個月的短期訓練班的形式是不能達到這樣目的的。中醫進修學校的工作要大事開展，由最短期的進修逐步走向正規的高級形式是非常必要的。

我在中醫進修學習中的經驗

胡 煒 光

我們中醫在過去舊中國時代，受封建制度的影響和反動統制的壓迫，長期停滯在保守落後的階段，無法接受科學知識，得不到進步。

解放後，我們英明的人民領袖毛主席發出中醫科學化的正確號召，使我們有了前進的道路，在十萬分的興奮情緒中考入了昆明市中醫進修班學習。這應該深深地感激共產黨、毛主席和人民政府！

在開課的頭兩個星期，實因我脫離學校生活過久，並且年老敏感性弱，聽講兼作筆記，常常顧此失彼，每天的課程，不能吸收一半，因此感到着急，越感覺着急，越更不能接受，在考試時，雖開夜車溫習，但到第二天又忘記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必須想辦法克服困難才對。我的辦法是自己訂立一個學習公約：不遲到，不早退，不請事假，帶心聽講，每天抽出三小時作課外學習，嚴守公約，才逐漸糾正我難於接受的缺點。

隨後聽到了蘇達老老師，在講病理學第一講時說：「我的經驗，聽講課時，情緒不要緊張，但也要思想集中，當時能消化，日後才會記得，將來也才有用，如果來得及做筆記更好，否則以不做筆記帶心聽講爲宜，假如當時不能消化？到考試時開快車，縱然得着一百分，轉瞬會完全忘

記，又有什麼用呢？」自從得到蘇老師寶貴的啓示後，我就放棄做筆記，帶心聽講，回家溫習時，也不看講義，靜靜地開動腦筋，默想老師所講的內容，如記不完全？再看一下講義，把每天課程，徹底明瞭，在考試前，再找出重點，反復鑽研，並與幾個同學，共同討論，要做到不看講義，解答問題，才算收到互學互助之效。因此，我體會到新民主主義時代集體學習的優越性。我還會體會到，學習科學要有自發自動和虛心的精神，尤其學社會科學，更要養成自發自動的習慣，才不致感覺學習是一個負擔，要虛心才能接受別人意見，取長補短。回憶我在一九五〇年初，開始學習政治，一個星期只學兩次，我怕同志們說有年歲的人不容易改造，不敢缺席，在思想上覺得轉瞬又是學習日期，會嫌麻煩。後來經領導上啓示說：「學習要自發自動，才不會認爲是負擔，並且要虛心接受，才會進步。」對我有很大幫助。

總的說來，包教與包學兩方面是分不開的，無論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完成學習的任務，這是我膚淺的體會，特寫出以供參考，並且希望進修的中醫同志們，給我以批評和指教！